

## 中文廣泛閱讀組（初級組）冠軍

得獎學生：陳思涵

就讀學校：聖公會曾肇添中學

閱讀書籍：我與地壇

作者：史鐵生

出版社：人民文學出版社

各位，回想一下，你可曾有過一處你自己的「秘密基地」？它可以是一處不易發現的角落，或一條偏僻的小徑，亦或是一個荒廢的公園……無論你再怎麼疲憊不堪，再怎麼心煩意亂，那裏永遠安寧，像避風港，也宛如母親的懷抱一般，無聲卻溫柔；於是你可以就這麼靜靜地坐著，亂麻的內心仿佛被淡水沖過一般地撫平了，就像史鐵生說過：「在人口密聚的城市裏，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，像是上帝的心安排。」

或許你會好奇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？我要說的是，好好珍惜這樣的避風港。因為你想象不到這樣一處地方，是怎麼給一個受打擊的人怎樣的安慰的。在史鐵生雙腿殘廢

那年，正是他活得最狂妄的時候。他開始頹廢，開始沮喪，開始自暴自棄。接著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一個下午，他推著輪椅，進了一處荒廢而靜謐的地壇——隨著漫漫時光在靜謐之中悄然掠過，《我與地壇》就此誕生。

或許你不喜文學家的悲淒慘劇，或是長篇大論；但我想說《我與地壇》的奇妙之處，大概在於與其說它是一本小說，倒不如說它是記載史鐵生在地壇裏的思想，感悟和記錄的混合。為什麼我喜歡這本書？因為對我而言，它是一首悲歡之曲，浩大而悠揚。它宛如夜鶯的歌聲一般使人沉醉；但它絕不是軟弱，無病呻吟的。文墨雖優美，卻是帶有智慧而富有力量的，像是頭頂的浩瀚星空，使人不由深思其意：且聽我細細道來。

正如我說，和大多初時殘疾一樣，史鐵生也頹廢過，也埋怨過命運的不公。他也想過，為什麼有些人能健全，健康，卻有些人生來疾病纏身？為什麼有人天資聰穎，知識一學就會，有些人卻天賦平平？為什麼有些人長得好看水靈，生來就受萬千寵愛，有些人卻因詞外貌遭受非議和歧

視？

史鐵生殘疾初時，也曾夢想消滅世上所有殘疾。可經過歲月的沉澱，他和卻開始思考更多。他寫道：「所有的人都一樣健康，漂亮，聰慧，高尚，結果會怎樣呢？怕是人間的劇目就要收場了。一個沒有差別的世界將會是一潭死水，是一塊沒有感覺沒有肥力的沙漠。」在文章的最後，他說：「我常以為是醜女造就了美人。我常以為是愚氓舉出了智者。我常以為是懦夫襯造了英雄。我常以為是眾生度化了佛祖。」

我也曾想過公平。思考後，我卻發現這個字本身，便有很多爭議和矛盾。世界上怎會有絕對的公平呢？我想，歷史千年來，從未有過公平一字。就像有些人和窮得給生生餓死，有些人卻餐餐山珍海味；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，不正是活生生的例子嗎？古時候有些人能夠生來便是萬人之上的君王，大多人都是最平庸的農民百姓。何談公平？可你想，如果每個人都是君王，都是富可敵國，那不止君王便和百姓毫無差別，再多金銀珠寶也不過是廢品罷了。

所以，世界上很多東西，都是通過襯托才有價值。因和有那些餓死的人，才顯得吃得起飯的人多麼幸運，食物多麼珍貴；因為有那些無權無勢，命不由己的人，才顯得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多麼了不起，權力多麼吸引人；因為有對比，有襯托，幸運才顯得幸運，美好才成為美好。否則，舉個例子，若是沒有死亡，生命便不在珍貴，再無所謂的：「一寸光陰一寸金」，那麼生命便不再多姿，也不再有意義。

《我與地壇》裏同樣讓我影響深刻的，是關於史鐵生的母親。母親，這個詞總是偉大而宏大的。史鐵生寫道：「我的母親是那種疼愛兒子，但又不知理解兒子的母親。」她正如大多母親，平凡，卻帶著深深的愛。只不過她在世的時候，史鐵生沒能懂得那種愛，甚至有一次母親來地壇找他的時候，明明見她焦急又茫然的樣子，卻執意不叫她。後來他回想起，只能滿懷痛恨地寫道：「我真想告誡所有長大了的男孩子，千萬不要跟母親來這套倔強，羞澀就更大可不必，我已經懂了可我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雖說人間喜悲不通，但有時，人總能從別人身上看到自

己。多少人有了感觸？又有幾個人沒有痛悔過年少時那可笑的倔強呢？在我年幼的時候，大概還沒上小學的樣子，曾經將外婆的首飾不小心摔壞了。外婆向來疼我，即使是我犯了這種錯，也沒責罰我。但見外婆發著呆，用手指細細摩挲破碎的首飾的樣子，我明白她是捨不得那首飾的。我很是愧疚，想要對外婆鄭重地道歉：我應該這麼做的，但我那時性子比較怪，有些莫名的倔，猶豫了許久，愣是好幾次收回了掛在嘴邊的話。後來外婆回了湖南鄉下，而我也慢慢懂事起來，才後悔為什麼那時沒有說出那句道歉？可惜再悔，也遲了。外婆年紀大，已經忘了首飾那回事，而我也再也不能對那時的外婆說出那句對不起。我莫名聯想到魯迅那篇《風箏》，他說的那句：「無怨的恨，謊言罷了。」到底道出多少人的埋藏在心底的話與事？中間又有多少共鳴呢？我意識到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無法挽留的。不是每次當你做了一件後悔的事，都能得到補救的機會。就像是史鐵生，等他明白了他的母親那偉大的母愛，她已經逝去了；又像是我本人，等我懂事了，終於明事理，也無法釋懷兒時那句沒說出口的道歉。如果你有補救的機會，無論犯了怎樣的錯誤，就盡力去補救吧——趁你還有這個

機會。

故事的最後，史鐵生以「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恆。這欲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，大可忽略不計。」這句話，為篇章收尾。留下依舊坐在房間的我，任由陽光斜斜傾灑在書桌上，任由自己的思想跳動著，飛躍著，沉浸着……